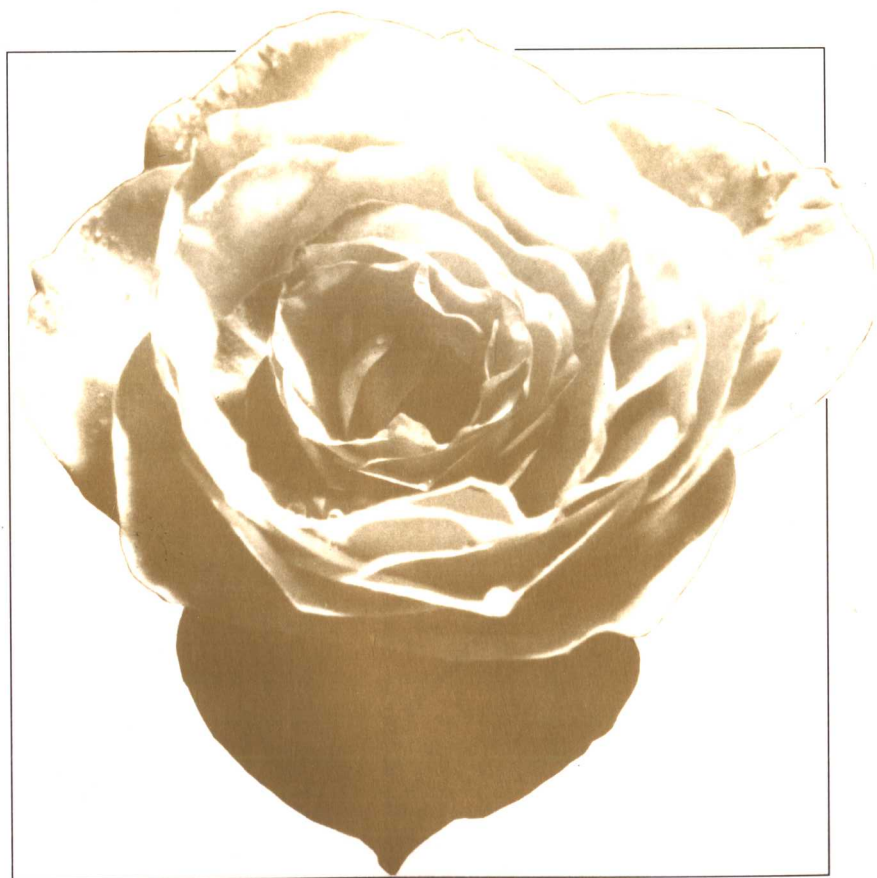


施洗的河

北 村

能写作的人都是属血气的人，而且是血气很旺的人，血气只会弄瞎人的眼，以至于全身黑暗。他以为能写尽人世沧桑和苦难，却不知不觉自己是盲者。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施洗的河

北 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施洗的河

北村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番禺市官桥彩色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番禺市石楼官桥村)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 插页 173,000 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365—0

I·2033 定价: 10.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先锋长篇小说丛书

(以出版先后为序)

敌人	格非
我的帝王生涯	苏童
在细雨中呼喊	余华
呼吸	孙甘露
抚摸	吕新
施洗的河	北村
蓝色雨季	刘恪
守望空心岁月	林白

责任编辑：钟洁玲
封面设计：王惠敏
图片摄影：苏知明
责任技编：薛伟民

内容提要

一九四五年，毕业于医科大学的刘浪到樟坂继承父业，樟坂是个黑社会恶势力横行的地方，数次流血教训之后刘浪决心以恶抗恶，寻找立足之地，于是他进入黑社会轨道，与暴力抗衡，后成为一方霸主，家财万贯，妻妾成群。但与此同时他精神崩溃，万念皆空，在经历了大奸大恶、大风大浪的生命流程之后他皈依宗教，找到了精神栖息之所。

本书对人性作了深度开掘，揭示了男性曲折隐秘的内心世界，透出一种轮回意识——命运的轮回、生命的轮回、人生的轮回，从而产生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私 生

旧历七月十五，天空青得像打出的伤口，阴晦的树梢上盘旋着一些最后的乌鸦，它们逗留不去的原因是为了寻觅被疏忽的霍童的腐尸。

安贞堡的富家少爷刘浪出了那扇包铁大门，向村外走去。这种时候霍童人一般是不出屋的，鬼节——七月十五的整整一天，他们都悄无声息地躲在屋里，闭门思过。八岁的刘浪穿过霍童的麻石长街，看到了到处飘飞的经幡和纸钱，它们是整个霍童山区悬挂着的面具。街上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但插着浓重的香火，从神龛到井台，墙缝到路口，以及各种长了地衣和苔藓容易使人跌倒的路段，这些避邪的香火激起沉重的烟在霍童上空飘荡，远远看去仿佛一次劫后余生的火灾。临出门的时候，母亲陈氏告诉儿子：今天不要出门，听话的孩子今天都在家里。刘浪问为什么？陈氏用忧虑的目光清洗着儿子的脸，说：七月十五，街上走着各种各样的鬼，只是人们看不到他们罢了。

父亲今天要回家的消息，成了刘浪走出安贞堡的理由。虽然陈氏深知这个儿子孤僻的脾性，但她不知道刘浪为什么偏偏要在这天出门。一般来说，刘浪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孩子，这

使得他在霍童那帮捏泥团扎猛子偶尔也玩玩小鸡巴的孩子群中离群索居。他们讨厌八岁的刘浪那一顶茸毛似的红头发、苍白的脸色和懦弱的惶恐神情。他似乎从不与人争执，包括他的母亲。所以，当陈氏不准他外出时，刘浪说：

父亲要回来了。

陈氏无可奈何地看着儿子穿过铁门，走进霍童浓重的香火之中。八岁的刘浪来到阒寂无人的大街上的时候，预期归来的父亲刘成业仿佛已经出现在村口，他骑着高头大马，黄黄的灰土路已被纷乱的马蹄弄得烟尘滚滚。

如果认为刘浪要到村口迎接父亲的归来，那就大错特错了。由于这个八岁的孩子少言寡语，我们无法弄清楚他对父亲的态度，他似乎对任何人都一样的亲近和疏远。但我们可以从他清秀而苍白的脸、美丽而无力的胳膊、尤其是大而空洞的眼睛里看出：这是一个懦弱的人。在霍童孩子眼中，刘浪仿佛是一件一尘不染、针脚细密而且闪闪发亮的空心马褂，孤零零地飘荡在他的童年里。起先，他们都被他冷漠的神情吓住了，然而渐渐地发现这种神情毫无威胁时，胆大的孩子就去摸他鲜红的嘴唇，他们一惊一乍地说：瞧，他多像个女人。有一天，一只牛虻追着刘浪满场跑，他凄厉的惊叫引来一阵哄笑，这种戏剧性场面是刘浪备受欺凌的童年的开始。

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连对牛虻都感到害怕的孩子，现在独自一个人走在七月十五的路上。

几乎快到村口了，刘浪还没有看见鬼的出现。如果有的话，他已经骑着马从村口坟场的路上走过来了。

刘浪一出门，陈氏就感到后悔了。虽然她知道人是很难看见鬼的，但事情临到这个八岁的儿子身上，她就没有把握。因为在刘浪身上发生过一些很奇怪的事：比如他有时能知道一些常人难以预料的事。有一天陈氏在晾衣服时，刘浪空洞的眼睛突然锐利起来，他注视着村西傍晚的炊烟说：她死了。陈氏奇怪地问：谁死了？一个时辰后，刘阿婆的外甥送来丧帖，这个八十二岁的老人在屋顶晾寿衣时莫名其妙地跌在石马上，当场摔死。儿子的异常使陈氏惶恐起来，她请来医生为他把脉，可是医生一无所获，他对陈氏说：这孩子很正常，只是不爱说话罢了，君子讷于言敏于行，将来定是大贵之人。陈氏忧心忡忡地说：这乱世，有何大贵可讲。

七月十五早晨，陈氏在神龛上添香的时候，刘浪再度出现异状。他盯住佛像看了很久，突然对母亲说：他要回家了。陈氏愣了一下，不过她很快就知道儿子说的是谁了（刘浪总是把父亲叫作“他”），陈氏说：别瞎讲，七月十五，你父亲是不会回来的。

晌午的时候，信到了。这封来自樟坂的信是从“回春堂”发出的，刘成业潦草而丑陋地涂了几笔：今天我要回家，做一件大事。信末还用毛笔画了个大×。他的恶习至今未改。

刘浪对母亲说：父亲要回来了，我到村口去。

儿子用柔弱的手扳开了大门，走出了安贞堡。陈氏被一种不祥的预感所笼罩，她觉得好像要出什么事，她甚至想象儿子走上麻石大道的时候，会见到一些别人见不到的东西。但无论如何，她是想错了，她八岁的儿子是不会死的，如果他的命不硬，去年的七月十五他早就一命呜呼了。

事情的起由是突然的：有一天刘成业在霍童休闲，这个性情捉摸不定的知名人物总是挑一些奇怪的日子从繁华的樟坂回到冷清的霍童，然后重返樟坂。他经常一整天呆在安贞堡的天井里看着圆圆的天发愣，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刘成业几乎很少跟妻子和儿子说话，家丁就更不敢近前，刘成业这种坏脾气是闻名霍童的。人们弄不懂这个让人讨厌的家伙是凭什么本事在下游樟坂发大财的，那里有他经营得很好的水产和药材生意。

约莫掌灯的时分，一个家丁仓惶地闯进安贞堡，他惊恐地呜呜叫着，看样子出了什么大事。被掌了三个嘴巴后，家丁才把话说清楚：刘浪从狐山的崖上摔下去了，脑壳裂了一道。

刘浪被抬进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陈氏的号啕激起了刘成业的厌恶。在一大堆人的簇拥下，刘浪突然大哭起来，腥甜的血水使他打了一个喷嚏。刘成业慢吞吞地走过去，儿子的哭声立即止在半空。刘浪惊恐地发现，父亲的表情里有一股沉默的力量，他一看谁，就会让对方感到自己充满了错误。

刘成业用手在儿子头上抹了一把，涂在刘浪的脸上，他暴怒的神情就像顷刻间从水里浮现出来一样：哭？还哭？哭个屁！

他在儿子头上擂了一拳，伤口由一指长变成了两指长，带着铁锈腥味的血喷溅出来，刘成业啐了一口。陈氏惊呆了，下人们在院里乱成一团。而刘浪居然不哭了，他被父亲这个威猛果敢的动作吸引住了。

小王八蛋！裂这么个小口子还嚎，老子开了膛也不吭一

声，你长大了还有屁用？

刘浪没有听清后半句话，他昏过去了。

三天后，刘浪的脑袋肿成一个大南瓜，他的眼睛是暂时看不见了，耳朵只能听见一些蚊蝇抖翅的声音，但他知道刘成业还在安贞堡，他甚至能听见污浊的血液在刘成业血管中窜来窜去的声音。陈氏忧心忡忡地对刘成业说：这孩子看上去要废了，他变痴了。刘成业一边很响地解裤带，一边说：怕啥？这废物像没长屁似的，死了拉倒，我还长了屁，怕操不出第二个？

刘成业和陈氏在雕花木床上胡乱了一整夜，刘浪远在西厢房，却清晰地听到了来自口腔和木床榫头的奇怪声音。他们一折腾，刘浪的脑袋就疼得天昏地暗。

刘浪想：他们干嘛弄得我这么痛呢？

这个晚上的作为直接生产了刘浪的弟弟，他在日后被取名刘荡。

清晨，刘成业乘八抬大暖轿离开了霍童。在下游的樟坂城，有发达的渔货和药材大生意在等待着他。临走的时候，刘成业看也没看儿子一眼，他讨厌刘浪是有目共睹的。在刘成业看来，他是一把芥末，一只虫和一块土圪垃。他没有想到一年之后，他会为这个让他讨厌的儿子重返霍童。当然，刘成业更无法预料，日后把樟坂城搅得天翻地覆的人竟然会是这个尿也不上壁的小子。

七月十五，霍童的鬼节，当刘成业的马车接近霍童时，他的儿子刘浪也走出了安贞堡。不知内情的人以为这个八岁的儿子是去迎接父亲。

从安贞堡到村口（坟场），刘浪要经过一片菜地，刘成业和佃农的女儿陈阿娇（陈氏）在这里有了初交的经历。这片八年前他们滚过的菜地现在很茂盛，疯长的荠菜和黄花菜亮得晃眼，照亮了刘浪的童年。

大约是八月的一天，游手好闲的刘成业在菜地里解决腹中之急的时候，遇上了佃农的女儿。这个年轻的女人当时正在菜地里扬勺浇粪，随风而来的粪臭几乎要把刘成业打晕了。当他提着裤子站起来时，看见陈阿娇在耀眼的菜地里挺着腰肢，头巾在风中飘动，突出的臀部积蓄着某种让刘成业感到陌生的力量。刘成业看上她完全是出于她的美貌和少言寡语的本性。他揍了自己一耳光，骂道：过去怎么就没有注意这个人呢？

我们相信当时刘成业的确有一股奇怪的委屈涌上心头，他沉默地扑上去，几下就把陈阿娇弄倒在地。陈阿娇低低的惊叫在菜地回荡。当她看清是刘家少爷时，几乎无力反抗，陈阿娇早有听闻刘成业对付女人时特有的果敢，但她决没有想到他会沉默地扑上来，几乎把她撞倒在地。少爷！少爷！她低低地叫着。但从这种叫唤里听不出对刘成业的作为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刘成业把陈阿娇的抵裆裤拉到膝盖——他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不愿为某种目的付出稍微过头的代价——陈阿娇尖叫一声，新鲜的荠菜被他们糟踏得一塌糊涂，屁股上沾满了泥土和没有沤烂的肥料，粪桶泼翻在地激起冲天的臭气。刘成业一面动作一面不停地打喷嚏，他不满地问陈阿娇：你担

的什么粪？这么臭！就在这臭不可闻的气息里，陈阿娇被彻底征服了，她咬了他一口：你这人什么都干得出来！刘成业狗一样的耳朵听出了她说话时包含着的某种微妙的兴奋和幽怨，就说：别在我面前充人，我娶你还不行吗？

他拉上裤子站起来，望着一望无际的天空，突然仿佛有些酸楚地说出一句很难听的话：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能操出个儿子，也是个臭蛋！

如果说刘浪的曾祖父刘云松还算个知书达礼的一方富甲的话，刘成业和父亲刘继堂就是十足的山村野夫了。他们并不是不识字，只是看上去不像读书人。刘继堂第一次看见陈阿娇时就说：我儿子能弄上这么个大美人，值了。可是他的老婆刘张氏却大为不满，她非但对陈阿娇的佃农身份耿耿于怀，更对她在臭菜地里弄大了肚子深恶痛绝。她说：这个种生下来，要断了刘家的风水命脉，打掉！

刘成业对打胎实在是无所谓的，他要的是快活，陈阿娇为此却吃尽了苦头。她尝遍了刘张氏不知从哪里弄来的听不出名字、吃了让人作呕的草药，甚至还吞了一把墙角的盐硝，吐了一盆血，孩子还没有打下来。刘成业整天除了玩麻雀赌钱就是折磨陈阿娇，每天夜里只要他不上牌桌，就要在放稻草的房子折腾到三更，他很惊奇地对陈阿娇说：这小子命真硬呵！我怎么操他也不出来。

怀到八月的身孕，刘张氏给陈阿娇身上吊了一百斤的石头，让她使劲，可是一无所获。一个月之后，刘张氏完全失望了，甚至有些恐慌，她对刘继堂说：看上去是恶鬼投胎了。刘继堂啜了一口酒，冷笑了一声：你现在这儿子还不是恶鬼

投胎？刘张氏长叹一声：归了这贱人要做我媳妇！

就在阿娇父亲冻死的前一夜，安贞堡举行了成亲大宴，陈阿娇变成了刘陈氏，简称陈氏，本来要叫刘氏，不知怎么就叫陈氏。

洞房那一夜，刘成业显得烦躁不安，他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惊恐地瞟着老婆的大肚子，说：这小子要出世，和我拼命呢！

陈氏说：这么折腾，生下来不是个癫子就是牛马胎。

这一夜，刘成业是在一种奇怪的不安之中度过的，他碰也没碰陈氏一下，心事重重的样子。到了半夜，伴随一声尖叫，陈氏的阵痛铺天盖地而来。

第二天，刘成业还没有等儿子降生就溜出了霍童，陈氏阵痛的凄厉尖叫使他胆战心惊，他对父亲说：我要去樟坂，做点小生意。刘继堂断定儿子在扯大谎说胡话，不过他比儿子更糊涂，他扔给儿子一千大洋，说：滚滚滚！

没想到不出两年，刘成业就在樟坂发了大财。不过他的父亲看不见了，就在刘成业走后的第一年春天，刘继堂这个烟霞癖吞了两个烟泡之后，在一管莫名其妙突然爆裂的烟枪旁边一命呜呼了。

刘浪出生时，嘴唇上长着胡须。三个月后，这些疏稀的毛褪尽了。

伴随着缓慢的叙述，我们八岁的主人公已经从安贞堡走到了村口。当他孤单地站在坟场的衰草中的时候，并没有发现父亲的踪影。他感到有些冷。一个迟归的樵夫看见了他，起先他以为这是一只鬼，龟缩在坟堆后面不敢出来，后来他才

认出这是安贞堡的大公子。

少爷，你在这儿干嘛？

我找我的父亲，你看见他了吗？刘浪问道。

樵夫这才满心轻松地钻出来，指着通往安贞堡的起风的路说：他们打马从这里过啦！你们走岔了。

刘浪回到安贞堡时，看见父亲端坐在红木太师椅上。他的旁边还坐着一个陌生人，他甚至比父亲更年轻，长得很瘦，犹如竹竿挑着的衣服。这个清瘦文雅、穿长衫的人一出现在刘浪的视域里，就让他想起了纸鸢。刘浪走进门槛，父亲就说：跪下。

刘浪马上仆倒在镂花地砖上。

父亲和瘦子刺耳的笑声突然响起是令人猝不及防的，刘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看见母亲抱着刘荡吃惊地注视着这一切。刘成业从大椅上跳起来，甩着粗壮的指头，对瘦子说：看到了吧，膝头这么软，还有什么鸟用？去年我搥了他一拳，开了血窍没开心窍，这哪像我的儿子？娘的，我早知道菜地里弄不出好鸟，这不——女人投了个男胎，分明是个二尾子。

瘦子微笑着说：令郎少年老成。

刘成业无精打采地躺在太师椅上，说：你看着办吧。

陈氏把刘荡抱给女佣，开始焚香。她可怜的神情里秘而不宣的惊恐使刘浪隐隐感到：一件针对他的事情正在发生。在安贞堡的一片死寂之中，浓重的香味刺激着刘浪的鼻腔，痒得难受。他发现瘦子一声不吭，只盯着他看，刘浪被这种独特的眼神吸引住了，他觉得呼吸急促起来，然后开始大口大

口地喘气。刘浪奇异地看见，那人的眸子里藏着两只鸟，在扑动着翅膀。然后，他又在鸟的眼睛里看到了另外两只鸟，在扑动着翅膀，然后……他头晕了。

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瘦子已经画好了一张符，这张符的样子他已经记不起来了。瘦子笑吟吟地说：真是个诚实的孩子，我叫董云，令尊的管家。瘦子把纸符烧了，撒在一碗水里：你把它喝了去。

刘浪喝这碗水时，不停地咳嗽，他感到嗓子眼里烧得慌，这股灼烧感几乎使他叫出声来。董云做完这一切后，对刘成业说了一句重复的话：令郎少年老成。

当天夜里，刘成业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他打开灯，看见八岁的儿子站在床边，手里握着他那把退漆的左轮枪。刘浪扣动了板机，但这是一把空枪。

刘成业很响地笑起来，高兴地掌了儿子两个嘴巴：有种了！知道放你爹的黑枪！他下了刘浪的枪，诡秘地说：我看你眼神不对了，儿子。

次日，刘成业和董云走上出村的大道。在他们的身后，满街的冥纸和烧残的香火在闻风而动。鬼节过后，霍童又开始热闹起来。

父亲回来了

二十年之后，在樟坂国立医学院读书的刘浪回到了霍童，与他同一天到达的有他的父亲刘成业，但这对父子不同路。刘成业这一举动开始了他孤居霍童直到老死的暗淡生涯。

那些浓得像雾一样拨不开的童年往事，在刘浪有限的记忆中既清晰又模糊，霍童乡特有的人妖混杂的氛围使长成以后的刘浪在提起它时犹豫不决。这并不是说刘浪有意说谎，因为一个八岁孩子的记忆是不可靠的。说刘浪记住的是一些真实的细节，毋宁说是这个故乡的性质。

让我们透过他的眼睛，看看这个故乡的形状：霍童乡早年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它凭借淘金业、陶瓷烧制和丝织业获得的显赫名声至今还在闽西山区飘荡。那时候刘浪的曾祖父不但担任这个城的行政长官，而且还是族长。可是一场罕见的洪水卷走了霍童城短暂的繁荣和幸福，倾家荡产的手工业主迁居樟坂后，霍童在刘浪的祖父刘继堂手上，有如他渐渐发臭的名声和日益衰朽的身体一样失去了魅力，成为一个凋敝的废墟，唯有一座安贞堡和刘继堂黑得发亮的烟枪暂时记住了昔日的繁荣。

若干年后，刘浪对好友唐松回忆说：我记得住祖父的烟枪，深夜的时候，枪筒里会发出老人的声音，我想，它是在跟烟灯说话。

活见鬼！唐松以医生的本能反驳道，他对这个同窗在智性上的退化感到匪夷所思。

你不相信？刘浪鄙夷地看着唐松：你以为你知道世间发生的一切？告诉你，在安贞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我记得安贞堡是一个用罗纹青砖砌成的四围大宅，让人叫不出年纪的树木掩盖了这座旧宅的原始面貌：它的外墙上有枪眼，地下有水牢，二楼有绣花房。曲折的回廊围绕着上百个房间。你可以在初一数出一百个房间，十五就变成了九十九个，若在三十，房间也许就变成了一百零一间，谁也数不清安贞堡有多少个房间。我曾经见过一个企图弄清楚房间数目的术士因为求知欲而倒了大霉，他在数到九十九间时被圆圆围绕的回廊弄得晕头转向，莫名其妙地呻吟道：我头很晕。说完就直挺挺地从三楼摔到天井里，脑浆溅到旁边椴子树上。在某个特殊的时刻，安贞堡的水牢里能听到人的喘气声，有时绣花房莫名的轻歌悄唱会引来一些湿漉漉的木头在回廊上滚动，可是你看不到木头，只能看见它们滚动时留下的水渍。

唐松听了说：哦。

霍童的衰微导致了这个地方人口的急剧减少，这些人丁的稀疏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发动的那场战争，因为日本人从来没有踏上这块地方。霍童人丁的减少完全是自然的，就像安贞堡发生的情形一样。到了日本人的炮声消殒之时，偌大的安贞